

哀家不祥

ALJIABU XIANG

哀家虐你千百遍，
你待哀家如初恋

摄政王，哀家只问你一句话，

那睡你的人，
究竟你？

垂帘听政白皮书 太皇太后脱剩记

“呵！”摄政王，放开哀家！

天家女子愁嫁原因——哀家全中招
不祥！克夫！二婚！位高权重！携带拖油瓶！

天家男子吸情原因——这货还是摄政王
多金！貌美！痴情！权倾天下！黄金单身汉！

虽然鸭梨山大，但哀家表示很想嫁



黎小墨

著

哀家不祥

AIJIABUXIANG

哀家虐你千百遍，
你待哀家如初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哀家不祥 / 黎小墨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01

ISBN 978-7-5399-5723-4

I. ①哀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967 号

书 名 哀家不祥

作 者 黎小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桃之夭夭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刘芬兰 冯 娟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黄 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23-4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言 关于错过 *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哀家不祥》这本书，是我的第三本长篇小说，第一个出版的小说。虽不长，但却是耗时最久的一部。从2011年的年末开始敲下第一个字，时至今日，已经九个月有余。

在这一段时间里，以安和皇祈几乎充斥了脑子的全部。我对于这部小说的态度，从最开始的闲来无事随手写来，变成如今的挚爱。我不能说在我所有的小小说里我最爱的是哪一部，但毫无疑问，这一本书对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他。

我知道自己对于文字的驾驭及情节的把控还有非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时候翻回去看最开始的几章，自己都不忍心把它看完。但是非常庆幸和开心，有你们陪我至今。

每一次开始创作一部新的作品，心里都是期待而欢喜的。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随着字数慢慢地增加，心里的感觉会变得很复杂。时至今日，当我敲下整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完成了对它的全部创作，心里却丝毫没有觉得轻松和解脱。

于我，每一次完成一部作品，心里都会沉重得一塌糊涂。我总是没有办法给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好的结局，看着他们被我安排着一步步走向深渊，心里一丝一毫都不会觉得好受。

这个故事最初创作的想法，是觉得太皇太后和摄政王的搭配会很萌。然而写下去才知道远不止于此。这个题材很大，我设的背景也很大，充斥着阴谋与权斗，写到后来几乎越来越力不从心，感觉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的，已经不是我在写他们，而是觉得他们就一定会这么做。

又是一个深夜。我活动着几乎僵硬了的肩膀，给这篇小说敲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这一部书，有网络版和出书版两个版本。当我写到网络版中的最后一个番外时，我面对着电脑哭得一塌糊涂。

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让我心疼。无论是没有选择的安安，还是为了她放弃了整个江山的皇祈，抑或是为她牺牲了一生的舒十七。这些人，被我一个个亲手写出来，也一个个亲手毁掉。写到最后连自己都不忍心，一个字一滴泪地让他们最终走向深渊，再也回不来。

这个故事终于完结了，在我的心里也画上了最后的句点。面对着大篇大篇的文字，我感觉自己好像跟着他们走了一辈子，看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哪

怕这是我写出来的，哪怕我一直都清楚他们的结局。写到最后，每一个字却都是不忍心。

感谢所有读者，真的很感谢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

感谢编辑沫瞳，在我开坑之初给我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编辑玛门，细心地跟我一起修稿。

感谢所有人，时至今日，唯余感谢能说。

这世上有一种爱，是即使朝夕相处，亦无法道出。

这世上有一种爱，是希望相濡以沫，却只能相忘于江湖。

这世上有一种爱，是可以为其倾尽所有，不顾身后名。

而皇祈与以安的爱，名为相生相斗，相爱相杀。

《哀家不祥》是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这里面的人，无一不是在错过。皇昭错过了以安；玉瑶错过了爱人；以安错过了皇祈；十七错过了以安。

这是我爱的故事，我希望你们也能爱它。

慕容以安这个姑娘，我对她一直很矛盾。作为这篇故事的首席主角，我爱她的理智和狠心，我也恨她的理智和狠心。她有那么美好的身世，到了最后却全是泡影；她有那么美好的爱人，到了最后却全是失去；她有那么美好的友谊，到了最后却全是谎言。

她有两个那么爱她的人，一个为她舍了天下，一个为她舍了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当真美好得让人羡慕，又凄切得让人绝望。那种决绝的美，有时让人痛得撕心裂肺。

任何人都不会再知道，皇祈最后对玉瑶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玉瑶爱的人究竟是谁，舒十七又去了何处。正如也没有人会知道，皇昭临终的那句未尽之言，究竟是不是想说“我爱你”。

这一切都成了迷，再也没有人能参透。

这世上的人千千万万，你不会知道对的人是哪一个。但若是遇到，不要像慕容以安一样错过。

玲珑骰子安红豆，相思红豆，入骨相思君知否。

愿每一个人，都能抓住自己想要的幸福，不会承受相思之苦。

仅以此愿，与诸君共勉。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六日深夜于伦敦



楔子	001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章	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第三章	往事知多少
第四章	似是故人来
第五章	无欢楼上日无枕
第六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
第七章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第八章	余世何如一梦中
第九章	心悅君兮君不知
第十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目录

第十一章	始知相忆深	172
第十二章	情不知所起	191
第十三章	恨不相逢未嫁时	208
第十四章	沙场烽火连胡月	228
第十五章	几回魂梦与君同	245
第十六章	金戈铁马腰中剑	262
第十七章	落花时节又逢君	276
番外	入骨相思君知否	293



皇祈觉得周身如被灼烧一般燥热，小腹下面犹如凝聚了一团野火烧不尽，欲望吹又生的大火。

偏偏枕边人依旧不肯安分，在他耳朵旁边，轻轻地溢出一丝呻吟，酥麻入骨的声音，轻轻说“嗯——”顿了片刻，她沙哑地开口说，“你……”

皇祈眯着眼睛瞄她一眼，几不可闻地说了一句：“祸精。”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说话，实在是太过消耗体力。于是两人很有默契地闭上嘴没有再说下去。而那枕边人已很快又陷入了迷茫的情形，整个人已不大清醒。

她吐出的热气扑在皇祈的耳垂上，皇祈深呼吸了十几口气，想把她推开一点，却不小心碰到她裸露在外的手臂。那手臂很烫，一反往日的冰凉。皇祈被烫得瑟缩了一下，手臂维持着推她的动作，半晌，却不见有什么动作。

这种感觉很不正常。

但是相较于枕边人的茫然，皇祈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他干涩地咽了一口口水，感觉浑身发烫，像是发着高烧一样。轻微的耳鸣，微微的眩晕，下腹烧着一团愈演愈烈的火，发热发胀，一股几乎已经无法压制的火焰，像是要冲出来。

他还是清醒的。脑子里在天人交战，一边喊着不要，一边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

枕边人却动了动，似乎醒了。茫然地看着他片刻，迟疑地说：“……你？”

皇祈点了点头，咬紧了牙，却已有一滴汗流下。那人又愣了愣，问他：“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种时刻说这种话确实大杀风景了些。枕边人望了一阵子，眼神又迷蒙起来，探过身去凑近了皇祈，轻声道：“你出汗了。”

接着，她伸手捂上他的额头。那手指带着很高的温度，碰在他的额头上，却有些凉。她轻轻地替他拭去额间的几颗汗珠，又帮他吧已经浸湿的发丝绾到耳后。她的鼻尖已经快要碰到他的下巴。

皇祈的喉结动了动。

张了张口，皇祈想说句话，然而嘴巴张开，先出口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喘息和呻吟。

皇祈知道自己从来不曾这样过，然而这感觉来得太过猛烈，一时之间毁灭了他的意志。脑海中浮现出的已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他需要纾解。

身为摄政王，皇祈对男女情事自不是懵懂无知，先不说在外如何，便是家中两房侍妾，就已是天姿国色。可若是对方换成现在身边的……

皇祈低头看了看皱着眉头躺在身边的人。

——皇祈宁愿憋死。

然而枕边人却不给他憋死的机会，翻了个身正对着皇祈，微微张眸，良久，喑哑的声音响起，回绕在皇祈的耳畔，却只说了一个字：“嗯——”

那声音似是能乱人心神，皇祈一双眸子幽深，低头看去，却正对上她的鼻尖。

四目相对。

那双眸子并不十分漂亮，却闪着别样的光芒，好像带着摄人的魔力一般，要把皇祈整个人吸进去。对视片刻，那眸子的主人抿了抿唇，突然欺身迎了上来。

皇祈此时已不清醒，愣了一瞬，眼见着那两瓣宛若初绽樱花的唇瓣已在眼前，突然像是清醒过来，身子连忙往后一仰。

砰的一声。

皇祈揉着后脑勺儿满目涨红，枕边人捂住嘴巴。

揉了半晌，皇祈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你倒是敢。”

然而虽然两个人都痛得不行，可这一磕一撞，显然并不能将逃狱已

久的神志通缉回来。是以在两人抚弄了自己的痛处半晌之后，原始的本能再次燃烧起来。

皇祈翻身压在枕边人身上的时候，身下娇小的女子显然已经迷茫得根本醒不过来。黛色的薄纱从女子的胸前褪下，冷空气瞬间涌入，女子稍微瑟缩了一下，喃喃地叫了一句：“你是……”

皇祈已再也忍不住，两具身体贴在一起，鹅梨帐中香袅袅燃烧，屋子里充满了情欲的味道。

是夜。

这一夜很长。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未亮，转头望去，身边没有人。

然而湿透了衣裳的汗还在，锦被被踢到了地上，衣摆擦到了腿上，衣领散开，不至春光乍泄，却裸露了大片的肌肤。

梦里那人的面容已经模糊，只觉得极美，却实在想不起来。

翻了个身，身上腻腻的，有些难受，掀开纱帐想透透风，殿内却也是温暖的气息。只好赤脚一路走到窗边开窗，脚心的温度和虚汗在地上洇开一串脚印。

外面下着小雨，清凉的雨丝扑面而来，心里的燥热总算减了几分。

薄汗退去，便有些凉。我跳着跑回床边想再睡一会儿，手在床上一探，却摸到了一个冰冷冷的狭长的物件。就着烛光一看，原来是一柄折扇。

几乎透亮的白玉折扇，镂雕两层，小巧精致。顶级的玉质，下面还缀着一个蜜结迦南的扇坠儿，无论雕工还是玉质都已是万金之价。

是谁的？

方才难道不是梦？

谁敢爬上太皇太后的绣床来？



我睡眼惺忪地被玄珠伺候着换衣，打着呵欠道：“打发人去太医局请崔临，务必保住母子平安。去将文帝的彤史取来。”

两个太监疾步而出，我灌了好几口酽茶，努力清醒了半晌，问玉芬道：“太贵嫔有孕，怎的也不知会哀家？已经多久了？”

玉芬隔着屏风叩头道：“已有近五个月了。太贵嫔见近几月宫里杂事太多，怕说出来扰了合宫安歇，一直不让下人们多嘴。方才太贵嫔昏过去前还叮嘱奴婢千万不得声张。”

我本来就觉得后宫的琐事很烦，原以为先帝逝去，肯定能清静了，却没想到居然大半夜地闹开了，而且还是被人连夜叫起来，心里更是不悦，“砰”的一声将手里的茶盏撂在了桌子上：“扰了安歇？现下三更都过了再让各宫惊这一回，便不是扰了各位主子的安歇了？！”

玉芬吓得整个人伏在地上，只不断重复着“太皇太后息怒”，低声泣了起来。

我气得不想说话，直到换好衣服点了妆，两个小宫女战战兢兢地捧了铜镜给我瞧。

通体墨黑的长裙，另加了黑色的长衫在外，金线緃边，云袖宽广，衣襟一路迤迳在地面上。外面下雨，玄珠便又取了一件先帝赏的赭色大氅为我披上。

头发以羊脂发簪松松绾就，周身再无首饰，只手腕上戴着一串终年不离身的佛珠。

我除了先帝发丧和新帝登基，从未如此庄重过。但这次是我当太皇太后之后第一次直接出面处理后宫的事，也确实要庄重些才能压得住场面。

不过，既然要庄重，那就庄重到底，便对玄珠道：“去把龙头拐杖拿来。”

这龙头拐杖还是我尚是贵妃的时候，太后赏给我的。这本是她的心爱之物，玄绿的玉雕龙头，入手冰凉。下面的杖身用的是金丝楠木雕琢而成，沉甸甸的，庄重威严，价值连城。

玄珠将拐杖递到我手里，低头掩口笑了笑，低声道：“您这副样子过去，恐怕那些人要被吓着了。”

正巧彤史取了回来。我捧在手里翻了两页，心里顿时一沉——本还想过去看一眼就回来睡觉，如今怕是不行了。

我手握龙头拐杖到达太贵嫔的绿霓殿时，殿内已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我一进来，所有人都怔住了。想来是我自入宫以来便不曾理过后宫的闲事，偶尔一次便让人反应不过来。

对峙不过瞬间，所有人立即下跪行礼：“太皇太后金安！”

我道了声“起”，径直走入。太后温盈忙站开将玉座让与我。金丝楠木的拐杖很重，我一路拎着走过来，手臂都酸了，便也不客气，转身就坐了上去。

干咳两声，我正要说话，结果眼风一扫，发现小皇上皇洗居然也在。可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虽然很努力很努力地在维持着该有的威严，但明显扁着嘴，眼里泪汪汪的，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瞅着我。

我惊讶之余赶紧一招手：“皇上也在啊，快来皇祖母这里。”

小皇洗扭着走近两步，眉毛都变成了八字，可怜兮兮地说：“给皇祖母请安。”

我摸一把他的脑袋，转过头去已经板起了脸：“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将皇上唤过来了？这么大雨天的，也不知道加些衣服！皇上政务繁忙，每日清晨便要早朝。这么些小事难道还要扰了他吗？！”

周围一片寂静，根本无人敢言语一声。皇洗急道：“朕……孙儿，孙儿还未睡下，听闻母妃身子不好，便来看看。”顿了顿又道，“左右会是孙儿的弟妹。”

我没有忽略他那一顿，这个小子，摆明了是只小狐狸，偏偏让人觉得是小儿娇憨。可也只能笑道：“你初登帝位，政事繁忙，还是早些回寝宫歇着。若再出事，皇祖母一定遣人去叫你。”

皇洗看了一眼温盈，方才扭着小屁股从我旁边蹭下去，恭敬道：“有皇祖母在此，孙儿自然没有不放心的。孙儿告退。”说完向我与太后行礼，转身带着人走了出去。

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而这口气还没舒完，崔临已经快步而出，直接跪倒道：“回禀太皇太后，太贵嫔出血不止，已然小产。微臣无能，微臣罪该万死！”

崔临是我的心腹，既然承了我的口谕，那必是会尽力去救的。我叹了口气，喃喃了一声：“可怜了那孩子。”

殿内无人言语。我手里捻着佛珠，心思千转，想着该怎么处置。坐了半晌，问：“看胎像，孩子已多大了？”

崔临恭谨地道：“已近五个月。只是太贵嫔郁积太久，孩子发育并不大好。”

我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看向玄珠。玄珠见我看她，立刻捧了一杯茶给我：“太皇太后，已经备好了。”

旁人只以为是我让她去泡了茶，我却知道她已经按我的吩咐办了，便端过来饮了一口，心里一狠，对玉芬道：“去扶你家主子出来。”

崔临忙道：“太皇太后！端和太贵嫔刚刚小产，身子不好，恐怕不宜走动！”

太祖母朱敏立刻嗤笑一声，道：“这种事必然是有孕过的人才能知晓的，妹妹可别貽笑大方了！”

我却充耳不闻，斥了声：“还不快去！”便闭了眼睛养神。

一时之间，殿内响起窃窃私语的声音。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果然还是缺乏经验……玄珠见状，赶紧将几根冰凉的手指放在了我的额上，轻缓地给我按摩。

过了一阵子，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响起，我缓缓睁开眼，只见太贵嫔许氏面色苍白，被丫鬟扶着跪在了地上，语气虚弱地道：“给太皇太后、太祖妃、太后请安。惊扰了您歇息，是妾身的罪过。臣妾无能，没有保住皇嗣……请……”

“皇嗣？”我突然打断，冷笑一声，一字一顿道，“许氏，你讲话前可自个儿先在心里掂量清楚了。方才那不慎小产夭折了的，可真是嫡亲的皇嗣吗？！”

许氏被吓得当场身子一软跌坐在地上。周围的旁人未料到此变故，皆变了脸色。有几个心细的已然发觉我对她的称呼已从“太贵嫔”变成了“许氏”，便不敢再说话了。一瞬间，大殿变得异常寂静，落针可闻。

良久，许氏幽幽地道：“太皇太后何出此言？”

我的心里有一瞬间的松动。可是她做的事情也太傻了，还当别人都不知道吗？虽然我是一向不大关心后宫的是非，可别说是我了，就是旁边的朱敏，从一开始眼神就不对，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

不禁对许氏冷笑道：“旁人或许心里不清楚，你难道也跟着糊涂了？”说完一把将彤史狠狠掼在她脸上，“你自己看，大声点，给哀家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

许氏低头一见是彤史，脸就更白了几分。整个人抖得如筛子一般，我喝了几口茶佯装压了压火气，缓缓道：“还不从实招来，那贼子到底是谁？”

许氏跌坐在地上，怔怔了半晌，方才回过神来，颤抖着叩了一个头，道：“此事与旁人无关，是嫔妾自己……”

我还未说话，朱敏已讥笑了一声：“许氏可是吓糊涂了？你如今已是这般，能是你一个人的罪过吗？难不成你是半男半女之身不成！”

许氏狠狠打了个冷战，却依旧咬紧了牙什么都没说。

我见她这副样子，心里也很是感慨。转头对庄太祖妃道：“妹妹听闻，昔年先帝还在时，后宫也出过一件类似的事。不知当时先帝是如何处置的？”

庄太妃瞧了我一眼，点头道：“昔年也是并未查出那贼子是谁，但先帝仁慈，只是将人杖毙，未殃及家人。”

我点了点头，回头深深看了许氏一眼。想是那一眼实在过于锋利了些，许氏一口气没缓上来，竟虚脱了过去。我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了两个字：“传杖！”

殿内几位年纪较轻的俱是面孔白了一白，接着立即有太监唱喝了出去。“传杖”二字惊破了原本宁静的后宫，层层叠叠地传扬开来。不过片刻工夫，两个太监便来回话：“太皇太后金安！敢问太皇太后，是否将许氏拖走行刑？”

我只看着杯中漂浮的茶叶，淡淡道：“就在这殿门口行刑，让众太妃、太妃都看清楚，污秽皇家血脉的下场是什么。”

行刑太监道：“领旨！”又问，“太皇太后，杖多少？”

我依旧淡淡：“打到哀家说停为止。”

两个太监对视一眼，再不敢说话，叩头领旨，立刻将许氏拖了出去。许氏已被人掐了人中弄得醒转过来，如此一见这个阵仗，立即吓得杀猪般尖叫了起来，直接破口大骂：“慕容以安！你不得好死！当初你让我进宫做太贵嫔，我就说不！你偏说自己怜惜我，偏要让我进宫！慕容以安，你害死我的孩子！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我被她这一叫吓了一跳。

我很无辜，我很郁闷。

我当时让她进宫做太贵嫔，是真的想着她年纪轻轻，就此出家怪可惜的。合着你当时确实没告诉我你怀孕了不是？你要是早跟我说，我早就放你走了。

手里一抖，茶水便泼洒了少许出来。玄珠立刻对小太监道：“将她的嘴塞起来！如此污秽的言语也要让太皇太后听到吗？！”

许氏的嘴立刻被人拿了一团布塞住，只余闷哼的声音不绝于耳。两个小太监见我动了怒，手下不敢留情，一下接一下地打在许氏身上，不

多时便见了血。再打了半盏茶的时间，许氏两眼一翻身子软了下去，不知是昏了还是气绝了。

小太监手下顿了顿，迟疑地看向我。我低头看着崔临在我手上上药，一面低低地“嗯”了一声。

殿外两人一惊，立刻又拿起廷杖，转手继续打了起来。又打了十余杖，我方才开口道：“停。”

再也无人敢言语一声。我吩咐崔临道：“去瞧瞧她。”

崔临领命而去，蹲在许氏身旁检视了片刻，回到殿中跪倒对我道：“回太皇太后，许氏身骨断了几处……已然气绝。”

我心里狠狠抖了抖，喝了口热茶压压惊，深吸一口气道：“先帝新丧，皇上也才刚刚登基，此事不宜太过宣扬。对外只道太贵嫔染病暴毙便可。”

玄珠应了声“是”。

“但绿霓殿上下奴才，知情不报，全部罚去永巷。”说完看向玉芬，“玉芬留在哀家身边奉茶。”

玉芬的眼中顿时出现了光芒，对我拜倒谢恩。我正色道：“今日之事，既有先帝的先例摆在这里，便也算不得哀家心狠。哀家一个妇道人家，不晓得政事，却也知道皇家血脉不容玷污的道理。在座各位想必也深谙其中缘由，无须哀家多言。若日后再有这种事传到哀家耳朵里，莫怪哀家不留情面！”

这话说得很是冠冕堂皇，众人纷纷离席下拜，说着“谨遵太皇太后教诲”。我眼睛扫了一眼堂下，吩咐了起身。又叹了口气：“夜深了，哀家也乏了。各位也都回去歇了吧。”

其余人哪敢再多说什么，都恭恭敬敬地再次对我行礼恭送。我握着龙头拐杖走出去的时候，细小的雨丝被风扬起来，扑洒在我脸上。

风雨欲来，我心里哀哀地想。这就是皇家。

这就是我将要终老一生的地方。

那一晚，我几乎彻夜未眠。总觉得许氏哀号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以至于第二天早上眼圈都有些青了。

迷迷糊糊地擦着牙粉，玄珠四下觑了几眼，确认无人，压低了声音道：“许氏的事情办妥了。她醒来的时候见到是我，还破口大骂。我拣着要害说了，给了些银两，让她连夜赶路，天一亮就出城去。现下应该已经走远了。”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

话音未落，突然一个小侍女隔着门恭敬地道：“禀太皇太后，摄政王求见。正在后面花园候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上的动作也顿了顿，“咕咚”一口就把牙粉和着水给咽了下去。

摄政王皇祈的大名，我只听说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我家教书先生的口中，第二次是从先帝的口中，第三次是从宣读遗诏的太监口中。

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摄政王，是因先帝皇昭唯一一次跟我提起他，说的话是：“如若我这小弟弟有任何不轨之心，你不必多想，立即斩杀无妨。”

我曾经非常不明白为何皇昭明明就觉得皇祈图谋不轨，还硬要把他弄回帝都来当摄政王。当然这个原因我可能永远都无法知晓了。

这世上，捕风捉影的事情很多，每个人都有传说。

据说右相的女儿才华横溢貌如洛神，求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

据说连将军的儿子又立了战功，年纪轻轻已军权在握。

据说皇祈……

不，没有据说。

皇祈是一个没有据说的人。

这个人向来神秘。他的身世牵连着一桩后宫秘辛，至今还是个谜。他的成长应伴随着杀伐决断，却从未流出风声。人们对他有诸多猜测，